

农民起义

谢诺阿 著



封面设计：倪 震
作者画像：廖开明

农民起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1,000 开本 3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2 $\frac{1}{4}$ 插页3

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0

书号10019·2848

定价 1.20元



奥古斯特·谢诺阿

谨向最尊敬的、光荣的
米霍维尔·巴符利诺维奇

天主教最高神甫、
克罗地亚文学家、
人民权利的捍卫者
呈献此作以表敬意

作 者

最尊敬的朋友和先生：

自从克罗地亚的文人学士初次把我们民族的文字公诸于世，并使它在人民中间发挥威力以来，不论是为了鼓舞他们的意志，还是为了抚慰他们的心灵，文学家都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感受写出来，并呈献给人民中光荣显赫的人物，让他成为自己作品的保护人。当我在这里把有关我国百姓反抗有权势的吸血者的崇高流血斗争的回忆写给世人时，也不想违背这个古老的风俗，于是我决定把这部小小的作品奉献给一位光荣的人物。环顾四周，我的眼光落到了我们故乡的那一边，那里曾经是历代君王的摇篮，我的眼光落到了蓝色的海岸上。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真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心。我想起了曼切提奇的《号角》，想起了卡尔纳鲁提奇的《被占领的西格特城》，想起了即使在那遥远的往昔，维列比特山也不曾把沿海地区同萨瓦河流域隔绝开来，它是真诚的克罗地亚人的光荣的发祥地。古斯拉夫人的声音毕竟从海边飞越维列比特山直达萨瓦河畔，同样，我也把我的这本拙劣的小书从萨瓦河畔经过维列比特山寄往克罗地亚海滨，让它插上你的英雄的翅膀飞去。我以你的名义写作这本书，并把它献上。请接受它，拥抱它吧，即使它很渺小，不值一顾，那也请你相信，它是真实纯正的。你会问，为什么我要推崇你的名字？任何一个克罗地亚母亲的亲生儿女都不难

回答这个问题。难道你不也是从克罗地亚百姓中间生长起来的吗？难道你英勇奋起不是为了把沿海地区的百姓沉睡的心灵唤醒，不是为了用你那惊雷般的吼声使他们觉悟，不是为了从家乡的葡萄园里铲除莠草吗？难道你不是我们权利的真正捍卫者、自由的真正使者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开始为你——这纯洁的羊群的好牧人写作。如果我再多说几句，请你不要见怪，好吧，让人民打开往日鲜血淋漓的书，洞察自己的心灵，因为过去永远是今天的一面镜子。让人民认识到自己在哪里出了错，跌了跤，在哪里扬了名，取得了荣誉，是很好的事。让这成为他们将来的借鉴吧。古罗马人说“历史以生活实例教育人们”^①，这是大家早已熟悉的至理名言。对于我们四分五裂的克罗地亚人来说，为了使自己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更是多么需要这一借鉴啊。这个真理过去激励过我，现在也在激励着我以小说的形式描述我们遥远的过去，描述过去的失误和我们的光荣。只可惜我因条件所限，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这项工作，由于我的笔得不到光辉的太阳的照耀，因此我只好在晚上用我劳累了一天的疲乏的手来描绘我的人民的往事：种下一颗籽，能收百粒粮。既然如此，那就由它去吧。我知道我们的梅迪奇时代^②的曙光还没有显现，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破我这坚强的信念，我无论如何也要利用过于短促的余暇，或者窃取夜间的宁静竭尽全力去工作。在这种努力下，诞生了这本小书。我不能不提一下它是怎么写成的，用了多少时间写成的。“农民王”的形象从我少年时代起就在我眼前浮动；这个至今还活在我们扎果列地区百姓心中的

① 此处原为拉丁文。

② 中世纪意大利一大家族，以保护文学艺术著称。此处转指文艺繁荣时期。

神秘人物令我神往。当然我知道，要描写他，需要成熟的写作才能，没有经验的年青人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那么来源何在呢？我们被埋在尘埃里，不断地呼喊着：“没有素材，谁写得出来呢？”光阴荏苒，我酝酿成熟了，源泉幸运地涌流出来。现在我们又会说：“我的天啊，谁来掌握这些材料呢？”

最尊敬的伊凡·库库列维奇·萨克辛斯基先生在《苏谢德城堡》和《麦德维德城堡》（档案馆）这两部史书中的描述，对于写农民起义具有重大价值，更有价值的还有尊敬的弗朗纽·拉契基博士在南斯拉夫科学院文献中公诸于世的丰富材料，因为它为作家提供了那个时代的生活所特有的许多细节，因为根据拉契基的描述可以对整个起义的意图和规模作出估计。必须依据这些宝贵的材料作进一步的探索，以便从史料中摘取完整无缺的部分，因为你只能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再现这种完整的史实。我正是这样做的，我追溯了我国史料中没有被发掘的古老源泉，研究了那个持续很久的有关苏谢德城堡的不幸案件的全部演变过程，这案件成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线，于是我真正找到了这场浩劫的症结。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没有发现侦查古贝茨本人的线索。我想可能是现代人由于误认为已经有过这些法庭记录，而把它们毁掉了。自然，它们的涉及面也不会太宽，因为从斯图比查战役到古贝茨的惨死相隔只有几天。我拿着所有的材料，带上精确的地图，走遍了当时作为起义舞台的所有地区。这样就把过程、地点和时间，把一切起因、一切特点和一切细节都弄清楚了——那时“农民起义”的整个画面才在我心中真正酝酿成熟了。起义本身固然为时很短，只持续了几天，可是它却蔓延得很广，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徬徨无主的百姓偶然发动的，而是有深思熟虑的思想基础的。谁

认识到最愚昧无知的农民在这个基础上倾诉痛苦的遭遇，谁考察过所有这一切事件发生的地方，他就会相信我的话的真实性。我没有歪曲历史。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样做。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历史人物，甚至最下层的仆人也不例外，所有骇人听闻的场面、吸血者的累累罪行，都是真实的，虽然它一件也没有被写进编年史，但却是法庭上的证人证明了的。我之所以把这一切都写了出来，是因为凡是严重的后果必定有重大的起因。从这一切骇人听闻的事件中，你就可以领悟到这一点。无论如何，农民起义不是一群头脑发热的乌合之众的骚乱，而是人民大众为争取权利和尊严进行的正义斗争。当农民的耕牛和房屋被剥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起来斗争，直到他们的妻女被奸污，他们才怒火中烧。当农民一旦奋起，坚强的队伍势不可挡地横扫各地的时候，他们没有干过一件坏事来玷污起义的形象。你从史料中也会看到这一点。有些史学家说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没有根据，而法官却把它们清楚地记载在自己的案卷里。于是起义就永远有了道义上的价值，而农民也就能在世人面前理直气壮了。斯图比查的农民马季雅·古贝茨是起义的真正发起人。我还力求如实描写我们祖国其他方面的一些史实，刻划几个豪门贵族的生活和他们的朋比为奸、勾心斗角。我原想给这本书加些描绘真实情况的批注，使人能看到我的描述的真实性，但这些批注会扩展成另一本这样的厚书，因此我只得放弃了这种给历史情况加注的做法。熟悉历史的读者，一定会知道我在最细微的地方也是尊重历史的，至于我创作这部小说时所用的其余的一般材料的来源，有弗·拉契基博士的《农民起义史料》，库库列维奇的《麦德维德城堡》史料（档案馆）、《苏谢德城堡》历史（某些城堡和城市轶事，1869），麦

西奇的《兹林斯基之星》，伊斯特万菲、克尔切利奇、哈布戴利奇、拉特卡伊的匈牙利家谱档案(伊凡·纳吉)。此外，还有国家档案馆的文献：克罗地亚议会记录、苏谢德和斯图比查诉讼史料、对塔希的大侦查、财经监察御史的报告、匈牙利三十年史等。

最尊敬的先生，现在你和别的读者都知道了我的《农民起义》这部书的由来。请以你光荣的名字和英雄的心接受这件菲薄的礼物吧，同人民的其他许多更美好的珍品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它未必能让你感到满意。然而确实没有比让它冠以你的英雄的名字更能使人感到亲切了。

敬献者

奥·谢诺阿

一八七八年降灵节于萨格勒布

公元一五六四年二月底的一天下午。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山岭上已经冰消雪融。雪水汇入萨瓦河，河水暴涨，水势愈来愈急，泛滥的河水淹没了苏谢德城堡附近的平川。在城堡的一个小房间里，靠近高高的窗户，坐着一位上了年纪但身体还挺结实的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裳。假如她那花白的淡黄头发不是从中间分开，梳理在高高隆起的前额两旁，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男人的脑袋：大脸盘，宽下巴，长长的鹰钩鼻，一张阔嘴和两片没有血色的薄嘴唇。在两道棕黄色的连在一起的浓眉底下，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含着神秘莫测、近乎忧郁的神情，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要想从这对眼睛里捉摸出这位妇人内心的感情和她头脑中的思想，那是枉费心机的。她那面颊上、眼旁和嘴角边的皱纹，说明她内心经受过多少痛苦的折磨。可是现在她很平静，就象一座石刻的雕像一样。她那严峻的脸部流露出坚定的意志、顽强的精神和不可动摇的决心，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女性的温柔。这位高大健壮的妇人，身穿一件用黑绸滚边的打褶的黑色呢服，腰间系着一条沉甸甸的银链，上面坠着一串大钥匙。她用枯瘦僵硬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桌上的一只银首饰匣，目光忽而停在窗外光秃秃的森林和城堡前被水淹没的平川上，忽而停在首饰匣上。有时她独自苦笑，嘴唇微微颤动，把首饰匣抓得愈来愈紧，好象一只老母狮保护着自己的幼狮一样。这时，从高大的房门外走进来一个仆人，才把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妇

人微微掉转头去，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有什么事，伊沃？”

“请原谅，尊贵的夫人，”仆人恭顺地答道，“我们城堡里来了一个骑马的人，听口音象是马扎尔人^①，贵族模样。”

“他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这个他没有讲，只是要我通报您老人家，说他来了，要求见您，有要事相商。”

“马扎尔人？一个贵族？有要事相商？我倒要看看这位马扎尔人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你告诉他，可以来见我。哦，等一等，你把他的马牵到棚子里去，多喂些燕麦和草料，让它吃个痛快，别叫马扎尔人埋怨我们克罗地亚的老爷太太为人小气。去吧！”

仆人鞠了一躬，走出门外。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陌生客人走在石板地上发出的马刺声。进来的是一个瘦高个儿，小脑袋剃得光光的，狭长的脸上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他身披一件褐色长斗篷，里面露出蓝色的呢子长袍，胸前扣着一排圆圆的银纽扣。他左手放在斗篷里，右手拿着一顶兽皮帽。

“赞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尊贵的夫人！”马扎尔人一边说，一边毫不拘谨地频频鞠躬。

老妇人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过了一会儿才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永世赞美，阿门！您尊姓大名？从什么地方来的？带来了什么消息？”

“我叫米哈伊洛·帕利菲，是匈牙利贵族，您老人家的奴仆。

^① 即匈牙利人。

我荣幸地带来了我家尊敬的老爷、王国法官安德里亚·巴托里公爵大人对他尊贵的亲戚乌尔舒拉·赫宁格的敬意和问候。”

“哦，哦！谢谢他，谢谢。”乌尔舒拉讪笑着说，“原来我那位可爱的亲戚还惦记着我呢！他太好了。请坐，帕利菲先生，请把斗篷和帽子放好。我看，您远道而来，路上一定很累了吧？”

客人照她的吩咐做了，然后说道：

“我家大人要我首先转告您老人家，当他得知他的尊贵的亲戚、您尊敬的丈夫安德里亚·赫宁格老爷逝世的噩耗时，内心感到万分悲痛。”

“王国法官老爷对我这可怜的寡妇真是关怀备至！他要务在身，十分繁忙，加上时局又如此艰难，可是他还没有忘记我。是的，是去年十月十八日那天，正是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我尊敬的丈夫安德里亚与世长辞，丢下了我这苦命的女人。没有想到，我那好心的尊贵的亲戚至今还在悲痛之中！瞧，他心地多么善良，真是多谢他了！不过，请告诉我，尊敬而高贵的先生^①，难道您长途跋涉而来仅仅是为了向我转达您家老爷的悼念之情吗？他没有和您谈起别的什么事吗？”

“是的，夫人。王国法官老爷派我来，是为了苏谢德和上斯图比查这两座城堡的事，希望努力管好我们共有的产业。”

“原来如此，安德里亚老爷提起这件事，我很高兴。虽说晚了些，但毕竟还是好事。我安葬了去世的丈夫以后，立刻就写信给安德里亚·巴托里，请求他帮助，因为他是我们的亲戚，而苏谢德和斯图比查又是我们两家共有的产业。后来，我又接连给他写了十来封信，可是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他非但不给我帮助，

^① 原书此处为拉丁文，中译文以楷体字排印，以资区别。下同。

反而给我增添麻烦，派来了他的管家朱罗·斯维斯维季奇基，说实在的，应该把他叫作斯维夫拉日奇^①才对。这个什利瓦尔^②虽然家里穷得连两对奶牛也牵不出来，可是仗着他哥哥斯季波是萨格勒布大教堂的神父，平日目空一切，神气活现，仿佛兹林斯基家族的城堡和弗兰科潘家族的纹章都归他所有似的。他来到苏谢德，就象苍蝇掉进了牛奶，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架势，跟我捣鬼，在我眼皮底下偷东摸西，好象整个产业都是属于巴托里的，而我和我可怜的孩子住在这里似乎全靠他们的恩赐，只配吃口饭，找块栖身的地方。”

“请原谅，夫人，”马扎尔人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这番指责他听得很不舒服。

“让我把话说完，帕利菲先生。”乌尔舒拉夫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您首先应该听我说完，然后再发议论。我告诉您，斯维斯维季奇基先生是个十足的强盗，他的两个忠实助手扬科·霍尔瓦特、尼古拉·戈卢比奇和他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庄稼人经常到城堡来向自己的主人告状。这些魔鬼经常带了刀枪去袭击安分守己的农民，见什么抢什么。他们在克莱纳捣毁了我的一个农奴的磨坊，又从亚科弗利的另一个农奴家里劫走了全部粮食。在紧靠苏谢德的特尔戈维纳村，斯维斯维季奇基牵走了村长的两头最好的奶牛。当我追究他的责任并声明要惩办他时，他却冷笑一声说，老太婆他不怕，巴托里家族才是城堡的主人。后来他把所有的枪炮弹药全都收藏了起来，尽管这些武器装备是两家共有的财产。本来领地上的全部收入应该平分，可是斯

① 斯维斯维季奇基原意为圣人，斯维夫拉日奇原意为恶魔。

② 什利瓦尔是1242年在对鞑靼人的战争中为国王别列四世效劳而获得贵族权利的图罗波利耶农民及其后裔。

维斯维季奇基在出售粮食、干草和酒类的收入上，处处对我弄虚作假。我指责他不该如此，他却嬉皮笑脸地大声叫嚷说，法庭和法律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他家老爷是最高法官，对最高法官来说，妇人之言是不足畏的。”

“但是，夫人，请您相信，”马扎尔人打断了她的话说，“这一切并非出于我家大人之意。”

“不，帕利菲先生，”乌尔舒拉大声说道，眼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不对！我已经对您说过，关于这一切，我曾详细地写信告诉过我的亲戚安德里亚，可是他却置之不理。而斯维斯维季奇基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竟然还把巴托里夸奖他、要他别理睬我的信拿来给我看。尊贵的使者，这又怎么说呢，啊？”乌尔舒拉怒气冲冲地问道，她霍地站起身来，用逼人的目光打量着马扎尔人，使者不禁低下了眼睛，窘得说不出话来。

她站在马扎尔人面前，用激动的声音继续说：

“同老实人我是好商量的，但是如果谁要在我背后捣鬼，我就要叫他尝尝我这女人的厉害。我有坚强的意志，就连巴托里老爷也比不上我，尽管他是匈牙利国土上的最高法官。一百多年来，赫宁格家族世代代住在苏谢德和斯图比查。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这里的主人。请看看挂在壁炉墙上的那张女人肖像吧：那是克罗地亚古老的阿尔兰多维茨家族中不幸的朵拉，她嫁给了安德里亚·赫宁格一世，并把苏谢德和斯图比查这两处城堡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她的孙女卡达，也就是我的婆婆，嫁给了托伊芬巴赫老爷，以后他也改姓赫宁格，并继承了赫宁格家族的遗产。那些当官的强盗从新国王斐迪南^①那里骗取了有关

① 斐迪南一世(1503—1564)，1526年后为捷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国王，1556年后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苏谢德和斯图比查的敕赠证书。为了从这些强盗手里夺回这两处地产，我和我去世的丈夫吃尽了苦头，耗费了大量钱财。最后，我们总算从世袭领地上赶走了所有的不速之客：西班牙人唐·佩德罗·德·拉扎、有实权的主教希蒙·埃尔杰季、信奉路德派新教的男爵伊凡·翁格纳德以及卡齐阿涅尔将军。当尼古拉·兹林斯基公爵将卡齐阿涅尔这个卖国贼依法斩首之后，全部领地都被官府没收了。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从官府手中夺回了苏谢德和斯图比查，而热林这块领地仍留在巴卡奇这个强盗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生了七个孩子，唯一的儿子夭亡了，接着又是丈夫去世，六个女儿只有三个出了嫁，我是一个不幸的寡妇。可是现在，有只老鹰突然来袭击我们的老窝，想把我这只可怜的杜鹃赶出窝去。它是谁？就是我的亲戚、匈牙利王国的最高法官安德里亚·巴托里！司法大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真是国家的不幸啊！请您写信告诉您家老爷，他的打算太卑劣了，告诉他，赫宁格老太头脑一点不糊涂，她仔细研究过自己的产业证书，这些证书就藏在这只银首饰匣里。她听得懂你们用拉丁语所作的种种诡辩，决不亚于任何一个检察官，你们是骗不了她的。请您对他说，我有三个勇敢的女婿：米哈伊洛·康斯基，马托·克列钦和阿姆勃罗兹副总督的儿子斯泰普科·格列戈里阿涅茨。所以，如果巴托里在忙于和土耳其人交战的时候，还能找出时间来同一个女人开仗，那就别怪乌尔舒拉要向菲米斯女神手中这杆不公平的秤^①开炮了。作为边防督军麦克尼采尔的女儿，我应该这样干。可是我们俩何必在这里争吵不休呢？去年我已经递送了两份控告书。一份是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菲米斯的形象，一般是双眼蒙布，一手拿秤，一手执剑。这里“不公平的秤”系指法官巴托里。

告巴托里家族的，由我的女婿米哈伊洛·康斯基在圣马丁节把它交给了佩塔尔·埃尔杰季总督^①；另一份告的是朱罗·斯维季奇基，是在圣伊丽莎白节那天，由我亲自送往波容^②给国王陛下的。国王已经下令审理这桩案件了。先让法庭来说话，以后如果必要的话，再让枪炮来说话吧。”

尊贵的帕利菲先生被赫宁格老太这番滔滔不绝、劈头盖脑而来的话语弄得目瞪口呆。他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位不寻常的女人。乌尔舒拉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闪闪发光，在房间里匆匆地来回走动。这时房里只听见她的鞋跟敲击石板地的脚步声和她沉重而愤怒的喘气声。但马扎尔人很快就镇静下来了。

“夫人，”他温和地说，“我无意中惹得您生气，非常抱歉。您是一位正直的妇女，一位寡妇，一位母亲。显然，一些不公平的事使您苦恼。刚才您的一番话说得很有道理，很有分量，您提到许多受人欺凌的事。我认为您感到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怀疑您的种种论据。我家尊贵的老爷已向我不详细说明了苏谢德和斯图比查的产权的归属和这些权益的由来。尽管您所受的种种欺凌并不是我家大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莫哈奇战役^③不幸失利后我们王国和匈牙利产生的混乱局面所造成的，尽管如此，王国法官老爷仍然认为他有一定的过错，并且深感遗憾。说实话，您受欺凌与其归咎于险恶的阴谋，不如归咎于我们这个腐败而残酷的时代和敷衍塞责的官吏的荒唐指令。法官老

① 当时总督是克罗地亚的最高行政长官。

② 即现在的布拉迪斯拉发，距维也纳六十公里，1536—1784年间是匈牙利的主要城市。

③ 1526年8月土耳其的苏里曼二世在莫哈奇战役中击溃了匈牙利—克罗地亚联军，匈牙利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战死。此后，匈牙利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克罗地亚加入了神圣罗马帝国。

爷对此感到遗憾并决心纠正它。因此，我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我请求您，尊贵的夫人，平心静气地听我把话说完。”

帕利菲停了下来，等候乌尔舒拉回答。

“请讲得快些，简短些！”她连头也不回地对使者说。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眺望着窗外平原上的景色。

马扎尔人接着说：

“咱们谈论的苏谢德和上斯图比查这两处地产，幅员广大，土质肥沃。一处从斯坚耶维茨村直到苏特拉河的施蒂里亚边界，另一处从斯图普尼克直到贝斯特里查。这里有农田、草地、葡萄园，有森林、牧场、田庄和磨坊，有两座设防的城堡，还有许许多多身强力壮、干活勤快的农奴。所以难怪有许多人对这份产业垂涎三尺，尽管产权的归属是毋庸置疑的。这份遗产一半属赫宁格家族，一半属巴托里家族，因为王国法官老爷的母亲，已故的卡达夫人，就母系而言，是赫宁格家族的后代。但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同伊凡·扎波略争夺匈牙利王位^①，以及土耳其人蹂躏这片土地的悲惨时期，正如您自己所说，这无可争议的继承权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在那种时候，就连最最无可争议的权利也是难以维护的。当一位国君企图篡夺新的王位时，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尽力拉拢一些强有力的人物支持他。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不会反对从法典中废除某些条文。他这样做，全然不顾法律的规定，他的准则是相互利用。我家老爷同去世的安德里亚·赫宁格一样，是拥戴斐迪南的。安德里亚·赫宁格原先姓的是他父亲祖上的姓——托伊芬巴赫，这很自然，因为他祖上是日耳曼人。斐迪南国王起先把这两处

① 1526—154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与匈牙利豪门地主扎波略争夺匈牙利王位。